

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不定量词”组合的历时考察*

张平

湖南大学文学院

提要 汉语中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不定量词”的组合形式包括核心动词与“形容词+点儿”的组合和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些”的组合两种,对这两种组合进行历时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曾有历时承继关系。而在核心动词与“形容词+些”的组合形式发展过程中,又曾发生过“形容词+些”由前置位置向后置位置的渗透。

关键词 核心动词、“形容词+不定量词”、组合、历时考察

一 引言

“形容词+不定量词”包括“形容词+点儿”和“形容词+些”两个子类。¹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形容词+点儿”又可以说成“形容词+点”、“形容词+一点”和“形容词+一点儿”,“形容词+些”还可以说成“形容词+一些”、“形容词+些子”和“形容词+一些子”。这些形式之间的差别不影响本文的讨论,为了表述的方便,统一记作“形容词+点”和“形容词+些”。

“点”作不定量词的用法兴起较晚。搜索北大 CCL 语料库的语料,可见“点”作不定量词大约萌芽于唐:

- (1) 此心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明净,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唐·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
- (2) 谷深而背阴,被前岩遮,日光不曾照着。所以自古已来,雪无一点消融之时矣。(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种用法当时很少,除以上两例外,在《北齐书》、《游仙窟》、《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禅源诸诠集都序》、《地藏菩萨本愿经》、《大佛顶首楞严经》、《霍小玉传》等文献中都不见做不定量词的“点”。在《全唐诗》中也只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

大约到了元、明时期,不定量词“点”可以与形容词组合,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能放在形容词的前面:

- (3) 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胳嗒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尽力气捺住,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水浒)

* 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¹ 参见吴启主 (1990:314) 和方绪军 (2000:107)。

“点”可以放在形容词后面构成形补结构大约是清代才开始出现的:

- (4) 凤姐道:“我哪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红楼梦)

而以“形容词+点儿”的形式与动词组合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的现象:

- (5) 此时吃的是英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了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的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 (6) 我举起风枪道:“打来的。我方才进来拿枪时,大哥还低着头写字呢。”继之道:“你说明白点,怎么打得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再次搜索历史语料,发现先秦至宋,中原话中一直没有“形容词+不定量词+动词”和“动词+形容词+不定量词”结构。直到南宋,中原话里才开始出现了“形容词+些/些子+动词”和“动词+形容词+些/些子”的形式。例如:

- (7) 才着意严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宽些,又流荡而无节。(朱子语类)
- (8) 宋四公道:“你只依我,自有好处。”取了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叫侯兴扮做内官模样,把这条带去禁魂张员外解库里去解钱。“这带是无价之宝,只要解他三百贯。却对他说:‘三日便来取赎,若不赎时,再加绝二百贯。你且放在铺内,慢些子收藏则个。’”侯兴依计去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这些“形容词+些”和动词的组合形式与“形容词+点”和动词的组合形式在意义和功能上相通,在时间上先后承继。

二 “形容词+些”与动词组合的历时发展

2.1 “动词+形容词+些”的形成及发展

“动词+形容词+些”的形成和发展,与不定量词“些”的来源及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联系密切。

不定量词“些”源于语尾助词。最早可见“些”的文献是《楚辞·招魂》:

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兮,不可以托些。(楚辞·招魂)

《招魂》中的“些”,魏人张揖《广雅》释为:“词也。”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曰:“苏个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见禁咒句尾皆称‘些’。”宋人陈彭年《钜宋广韵》去声三十八“个”韵部释作:“楚语辞”;清人王念孙疏:“些,语余声也,见楚辞招魂。”更有时人杨时俊(2002)在详细分析了“些”的形义关系之后,认为“些”是“些”之伪字或俗体字,最初用法即语尾助词,不定量词的用法源于语尾助词。

“些”在《招魂》中皆位于句末,它的有无不影响句子基本意义和结构意义的表达,但

关涉到某种语气。如在“何为乎四方些？”中表示反问语气，在“归来兮，不可以托些”中表示否定、劝阻语气。结合今天山西万荣话中“些”既作语尾助词又作不定量词的现象，²再从语音的角度来考察：

《钜宋广韵》将《招魂》中“些”释为：“苏个切，又音细。”“苏”，“心”母，拟音为[s]；“个”韵[a]且“音细”，拟音为[ia]，拼合起来即为[sia]。沈括注为“苏个反”，拼合起来为[sa]。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记曰：“些，苏贺切。”《钜宋广韵》将“贺”列在“个”韵部之下，“苏贺切”，拼合起来仍作[sa]。司马光《类篇》记曰：“四个切”，“四”属“心”母，“四个切”拼合起来也作[sa]。可见，宋代为《招魂》中的“些”作注者，多认为其音为[sa]，或[sia]。而作不定量词的“些”，《钜宋广韵》列在下平声“麻”韵部之下，释为：“少也，写邪切。”“写”，“心”母[s]；“邪”，“麻”韵[a]，其音为[sa]。《类篇》记作：“思嗟切，少也”。“思”，“心”母[s]；“嗟”，“麻”韵[a]，其音亦为[sa]。³这说明在宋代，《招魂》中的语气助词“些”和作不定量词的“些”读音基本一致，由此可从语音上说明“些”不定量词的用法与语尾助词的用法之间的源流关系。

“些”作不定量词最早可见于汉代的《太平经》，以加“子”尾的形式出现于名词之前：

(9) 然，今既为天语，不与子让也。但些子悒悒常不言，故问之耳。

在《敦煌变文集新书》和《祖堂集》中，开始出现“些子”后置于形容词且位于句末的结构：

(10) 早求生，速抛此，莫厌闻经频些子，须知听法是津粮（梁），若缺津粮争到彼，功即此日申间功，且乞时时过讲院。（敦煌变文集新书）

(11) 庆拈得拄杖行三两步，回头云：“不妨是粗些子。”师云：“不错嫌粗。”（祖堂集）

“些子”后置于形容词，是不定量词“些”曾经作语气助词居于语尾的位置特点的存留。当“形容词+些/些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结构之后，它便与唐五代后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的动补形式相结合，逐渐形成“动词+形容词+些”的结构。例如：

(12) 问：“因其材而笃焉？”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朱子语类）

(13) 这槽道好生宽。离的远些儿拴。又怕绳子纽著。疾快将草料来。拌上著。（老乞大谚解）

(14) 这马槽宽大。离远些拴。不要把绳子纽著。快些拿草料来。拌上喂他。（老乞大新释）

(15) 袭人听见这话，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里呢么？”（红楼梦）

对比例(13)反映明初修改本面貌的《老乞大谚解》中出现的“离的远些儿”和例(14)刊行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的《老乞大新释》中出现的“离远些”，可以看出，“动词+形容词+些”的形式在明初还不是很固定。例(15)则告诉我们，“动词+形容词+些”在清代乾隆年间已经具有了用于“把”字句的功能。而现代汉语中，“动词+形容词+些”的一项主要句法功能即是用于“把”字句。

进一步考察“动词+形容词+些”出现以前表达它所表达的意义的结构，发现通常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再带名词宾语的“形容词+名词”形式。例如：

² 见赵宏因(1996)。

³ 拟音皆依据殷焕先、董绍克(1990)。

- (16) 归，鲍国谓之曰：“子何辞苦成叔之邑，欲信让耶，抑知其不可乎？”对曰：“吾闻之，不厚其栋，不能任重。……”（国语·鲁语）

“不厚其栋，不能任重”是一个假设条件复句，译成现代汉语：如果不把房屋的正梁加厚一些/点儿，就不能承受重物。其中的“厚+名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把+名词+加厚些/点儿”。

2.2 “形容词+些+动词”的产生及发展

在“形容词+些+动词”出现以前，古汉语表达该结构所表达的意义的常用方式是“形容词+动词”。例如：

- (17) 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後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左传）
(18)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郑君不礼。叔瞻谏曰：“此贤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积德。”（韩非子）

“早图”、“厚待”表达的意义分别相当于“早些图”和“厚些待”，它们在表义上一致。当“些”作不定量词的用法兴起之后，“形容词+些+动词”的形式随即跟着出现。

考察按时间先后分别出现在动词前的“形容词+些”，发现主要有这样一种趋势：表示时间的“形容词+些”出现得最早，在唐五代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例如：

- (19) 妻语夫曰：“王郎心里莫野，出去早些归舍，莫抛我一去不来，交我共谁人说话。……”（敦煌变文集新书）

随后是表示方式的“形容词+些”和表示速度的“形容词+些”，大约出现在元代和明代，如：

- (20) 似这般冷时，咱们远垛子放着射，赌一个羊。咱们六个人，三棚儿箭，勾射了。那边先射过来，人叫唤大了，才射的歪了。高些个射，休小了，低射时，窄到了。（老乞大谚解）
(21) 客人初时也不肯，被众人劝不过，道：“罢，这十两银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银子兑过，我还要连夜赶路。（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表示结果的“形容词+些”出现得最晚，一直到清代的文献资料中都找不到语义上构成结果与动作行为关系的“形容词+些+动词”。

三 从“形容词+些+动词”、“动词+形容词+些” 到“形容词+点儿+动词”、“动词+形容词+点儿”

虽然“点”在唐代已有了作不定量词的用法，这并不比“些”晚，但它能与形容词组合构成“形容词+点”的功能却远远落后于“些”。这主要是因为：“些”原来是一个语尾助词，总是放在句末。如果句末正好是一个形容词，那么就很容易形成“形容词+些”的形式。当它变成不定量词且表示形容词的程度比较的结果时，“形容词+些”的形式得到了保留与巩固。而“点”的初始义，王力《古汉语字典》记作“小黑点”。可见它最初是一个名词，后来慢慢变成用在名词前对该名词进行修饰与限定的量词，然后又在此基础上渐渐衍生出不定量词的用法。当它逐渐变成不定量词，而且可以表示程度量、可以对形容词进行修饰与限定

之后，它沿袭的仍然是前置于中心语的形式。这时的“点”与同时期的“些”正好形成了功能与形式上的互补：“些”几乎不用在形容词之前，即不以“些+形容词”的形式出现，而“点”也几乎不用在形容词之后，即不以“形容词+点”的形式出现。如在元杂剧《西厢记》中，可见“点+形容词”和“形容词+些”的形式，不见“些+形容词”和“形容词+点”的形式：

(22) 大人家 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西厢记)

(23) 休言语，靠后些！(西厢记)

随着语言的发展，当语言表达的精确性要求有两个不定量词来区别性状的程度比较小与程度很小的差别时，“些”与“点”分别向对方所具有的句法功能渗透，“些”可以放到形容词前面，形成“些+形容词”的形式；“点”也可以放到形容词的后面，形成“形容词+点”的形式。这种渗透首先是从“些”向“点”开始的，大约始于明代。例如：

(24) 只觉袋里有些重，便把手抽开，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书来。(水浒传)

例 (24) “有些重”中的“些”放到了形容词之前。

之后有“点”向“些”的句法功能的渗透，大约开始于清代。例如：

(25) 贾珍笑道：“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管必料理的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红楼梦）

例 (25) “错一点儿”中的“点儿”用在形容词“错”的后面。

当“点儿”可以后置于形容词之后，“形容词+点儿”与动词进行组合就有了可能。“形容词+点儿”与动词组合大约出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26) 师爷说：“照这电报上，令亲既来关照，折子还没有出去。观察早点设法，总还可以挽回。”（官场现行记）

(27) 继之道：“你说明白点，怎么打得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此时的“形容词+点儿+动词”、“动词+形容词+点儿”与“形容词+些+动词”、“动词+形容词+些”处于互混分布状态。可以用“形容词+点儿+动词”的地方，也可以用“形容词+些+动词”，可以用“动词+形容词+点儿”的地方，也可以用“动词+形容词+些”。将例 (26)、(27) 与下面两例对比：

(28) 这几天黑八哥一天好几趟来找他，黄胖姑也劝他：“上紧把银子早些送进去。倘或出了缺，黑大叔在里头就好替你招呼。”（官场现行记）

(29) 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师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

在同一作者的同部作品中，既用了“早点+动词”，如例 (26)，也用了“早些+动词”，如例 (28)；既用了“动词+形容词+点”，如例 (27)，也用了“动词+形容词+些”，如例 (29)。

这说明此时的“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形容词+些+动词”、“动词+形容词+点儿”与“动词+形容词+些”正处于互混交替阶段。

之后，“形容词+点儿+动词”、“动词+形容词+点儿”不仅在意义上渐渐与“形容词+些+动词”、“动词+形容词+些”区别开来，而且在数量上也渐渐取得了优势。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动词+形容词+点儿”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形容词+些+动词”和“动词+形容词+些”⁴。

四 “形容词+些+动词”向“动词+形容词+些”的历时渗透

就总体结构形式来看，“形容词+点儿+动词”和“动词+形容词+点儿”这两个结构是受“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的影响发展而来的。而“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又分别是由“形容词+动词”与“形容词+名词”这两种形式发展而来的。而且，“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动词+形容词+点儿”这两个结构是同时代（大约19世纪20年代，见第三部分的分析）出现的，“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这两个结构也几乎是同时代（大约唐五代时期，见第二部分的分析）出现的。就连“形容词+动词”与“形容词+名词”的存在时间也是平行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见第二部分的分析）。这说明，无论是“形容词+点儿+动词”与“动词+形容词+点儿”之间，还是“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之间，甚至是“形容词+动词”与“形容词+名词”之间，就整体结构而言，都不存在谁衍生出谁，或者谁来源于谁的关系。这种形容词短语既可以前置于动词作状语，又可以后置于动词做补语的情况是汉语表达不同的意义所需要的。

从具体的结构形式来看，古汉语中，构成“形容词+动词”的形容词与动词在语义上多表现为时间与动作行为（如“早图之”中的“早图”）、方式与动作行为（如“厚葬之”中的“厚葬”）、性状与动作行为（如“郑人大败戎师”中的“大败”）等关系，几乎不表示结果与动作行为的关系。而“形容词+名词”中则有相当一部分表示的是使成和处置的意义，其中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由形容词隐含，这个隐含的动词与形容词在语义上构成动作行为与结果的关系（如“上求鱼，臣乾谷”中的“乾谷”）。在“形容词+名词”结构中，形容词与它隐含的动词之间既不会构成时间与动作行为、方式与动作行为的关系，也不会构成性状与动作行为的关系。这说明，在古汉语中，形容词表示动作行为的时间、方式、性状的表义功能和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的表义功能，正好与它前置于动词做状语的句法功能和活用为动词作谓语的句法功能相对应。这样，它们的表义功能与句法功能相结合的形式就呈现出互补的状态：表示动作行为的时间、方式、性状的形容词只能以“形容词+动词”的形式出现，不能是“形容词+名词”；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的形容词只能以“形容词+名词”的形式出现，不能是“形容词+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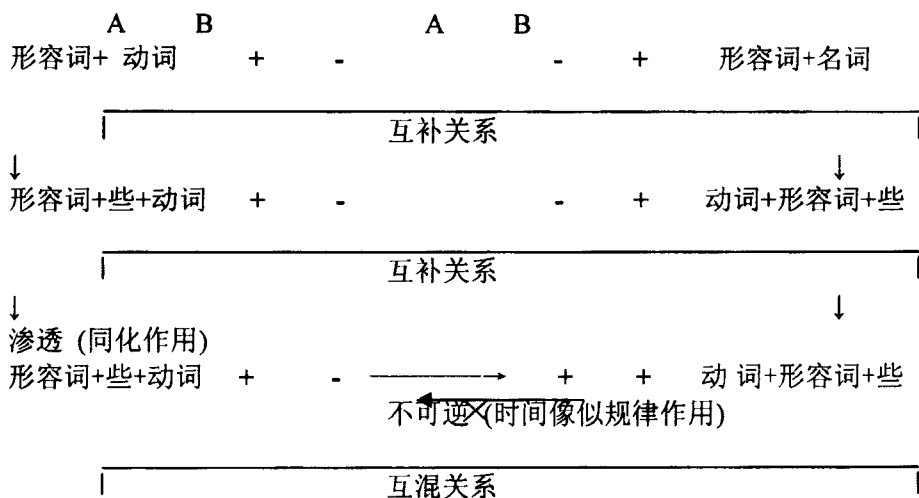
这种互补性在“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刚出现时得到了继承。但随着“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这两种结构形式的广泛运用，互补分布状态渐渐地变成了互混分布状态。只是，这种变化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单向的，只有表示时间、方式、状态等的“形容词+些”慢慢地由只能前置于动词向既可以前置于动词、又可以后置于动词转变，没有表示结果的“形容词+些”由只能后置于动词向既可以后置于动词、又可以前置于动词转变。出现由互补分布向互混分布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构成时间与动作行为或方式与动作行为的“形容词+些+动词”，和构成动作行为与结果的“动词+形容词+些”在结构意义和句法功能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它们都表示对动词关涉的事物所具有的性状的程度进行动态调整，都蕴涵比较意义，都是主要用在表示祈使、意愿或主观认同的句式。这些同一性的存在使得具有不同语义关系的“形容词+些”和动词可以用同一种语序来表达⁵。

⁴ 该使用频率主要依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以及在北大CCL语料库中使用频率的统计结果。

⁵ 参见张平(2006)。

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它们融合的方向是单向的，只有表示时间、方式等的“形容词+些”向动词后移，没有表示结果的“形容词+些”向动词前移呢？这又是由“形容词+些+动词”与“动词+形容词+些”各自的特点、动补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时间像似规律的制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形容词+些+动词”中的“形容词+些”都是伴随着动词的发生而出现的，说话人提出“形容词+些+动词”的要求时，主要目的是希望动作者实现“形容词+些”。这也就是说，“形容词+些”是进行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的一个主要目标。如：“早些归舍”中的“早些”，即是说话人要求动作者在“归舍”时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结果与目标又是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的，因而这里的“形容词+些+动词”中的“形容词+些”可以在广义上与表示动作行为的直接结果的“形容词+些”归为一类。而且，何乐士先生的研究结果显示，正是在元明时期，汉语的动补结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的表现之一即是：作补语的动词与形容词的范围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与《敦煌变文》比，表示时间的形容词可以作动词的补语。⁶可见，“形容词+些+动词”是在“动词+形容词+些”的类化作用之下开始向它靠拢的。至于表示动词直接作用结果的“形容词+些”此时不能向动词前移，这主要是时间像似规律规约的结果。表示动词直接作用结果的“形容词+些”不像表示时间、方式等的“形容词+些”那样是伴随着动词的进行而实现的，它们都发生在动词之后，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外力的作用，它一般都要排列在动词的后面。由此可见，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表示时间、方式等的“形容词+些”与动词组合时可以有两种语序，如：“早些去——去早些”、“轻些说——说轻些”等，这是“形容词+些+动词”向“动词+形容词+些”的历时渗透在现时平面上的反映。

概括“形容词+些+动词”向“动词+形容词+些”的历时渗透过程，可图示为：



(A: 表示动作行为与时间、性状、方式时间的关系; B: 表示动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戴浩一. 1998.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 黄河译. 《国外语言学》1.
 方绪军. 2000. 《现代汉语实词》.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竹平. 2002. 《楚辞》.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乐士. 1992. 〈元杂剧语法特点研究〉. 程湘清主编: 《宋元明汉语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蒋冀骋、吴福祥. 1997. 《近代汉语纲要》.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吴启主. 1990. 《现代汉语教程》.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⁶ 见何乐士 (1992:122, 125).

- 殷焕先、董绍克. 1990. 《实用音韵学》。济南：齐鲁书社。
- 张平. 2006. 〈“形容词+(一)点儿”的状补换位〉，《湖南社会科学》2。
- 赵宏因. 1996. 〈万荣话中的语气词“些”〉，《语文研究》4。
- 周秉钧. 1981. 《古汉语纲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